

楊春利老師的故事



楊老師的故事像一幕璀璨的煙花，在最閃爍的時刻用盡全力地綻放光芒。在孩子眼中，是慈父的角色，是靠山，是最堅強的後盾。

楊老師的兒子回憶起小時候被爸爸帶著打羽球，花時間花精力找尋幫忙培訓的羽球教練，即使最後長大不是成為一名羽球選手，這段和爸爸一起打羽球的回憶依舊深深烙印在心底最深處。楊老師總是辛苦地在外工作，料理店師傅需要長時間的站立與專注，遭遇辛酸苦楚的過程、遇到難以勝任的事情，都默默地承受了下來，只為了給予家人一個安全避風又溫暖的家。

楊老師回到家反而很少抱怨，更多的是傾聽家人的心聲、客觀地給予意見，即使有抽煙和喝酒的習慣，但都沒有影響兒女的家教，理性的思考教育使兒子成了一名優秀的工程師、擁有自己的幸福家庭，並且有父親一貫的好個性，因此讓兒女父親的身教以及言教一直都在。

楊老師的女兒回憶起父親的時候，腦海裡浮現的是父親一句句的教誨，以及穩重的身影，父親的言教總是像暮鼓晨鐘那樣敲醒兒女的心，而最印象深刻的是「無論扮演什麼角色，都要做什麼像什麼」在父母面前是個女兒的角色、在丈夫面前做好妻子的角色，楊老師教導子女的每一句話都滲透著人生的歷練以及對子女的關懷與用心。因為楊老師總是善解人意地包容周遭的人事物，兒女幾乎沒有看過父親生氣的樣子，反而經常用智慧解決問題。

對楊媽媽而言，楊老師是很重要的存在。楊老師像一座默默陪伴整個家的山脈，因此在做捐贈大體的決定時，家人也曾經感到這是否正確，但想到父親想把身體留給需要的人，這份單純的信念，就義無反顧地想支持父親的這份決定。

即使非常捨不得楊老師的大體，最後依舊尊重楊老師的決定，就像楊老師用自己的人生為這個家付出、從不喊累，作為親人最後能為他做的便是祝福。

林進榮老師的故事



林老師的生父母是日本人，因為政策關係要回到日本，老師被領養。養父比較早過世，而養母對他非常寵愛。老師的教育程度在國中畢業。

老師的個性是善良的，很會為他人著想，例如在得知小孩生病，會親自煮魚湯，只是往往對朋友比家人更好，很重情義，容易受到朋友影響被牽著走。例如最後一次進監獄，是因為替別人擔肇事逃逸的罪。和朋友相處的過程中有吸毒過。

老師的女兒林小姐回憶，從小就看父親經常進出監獄，幼稚園進去，到了國小出獄，到高中出來一下子，沒多久又進去，童年時期跟父親相處的時光都是跟著母親或姑姑去監獄探監度過。在見面與書信中，老師常表達對孩子的想念與喜愛，林小姐回憶到他的字跡很美，也很會繪畫，寫實的素描或山水畫信手拈來，只是在幾次搬家的過程中文件都遺失了。在監獄中有接觸基督信仰，使心靈上有寄託。

老師一直都很重視和孩子之間的關係，所以林小姐也會帶自己的女兒去給

老師看。林小姐感受到老師三、四年前，從監獄出來之後想法上，實際是有改變的，願意努力過好自己的生活，用在獄中所存的錢租房子，有向政府登記水果批發公司的工作。

兩年多前，老師欠錢卻留了他女兒的手機，雖然對林小姐來說不是大事，但是這樣的事情已經影響到她的工作和帶小孩，也覺得父親與在旁陪伴的阿姨無法為自己闖的禍負責，沒有辦法給予家人基本的尊重，所以決定不再聯絡。

下次接到父親的消息，就是法醫建議她捐贈父親的大體。老師生前沒有慢性病或其他病痛，離世的過程是在一間商場發生的，由警察提供的錄影畫面可見，他剛進商場就發生心肌梗塞倒地，被其他人發現後送醫。事發當晚，林小姐在家中覺得特別的冷，隔天早上接到老師離世的消息，才了解到「或許是父親前一天來看家人。」

因為大體沒有受到損傷，所以符合捐贈資格，由林小姐詢問老師意願，用硬幣擲筊三次都同意後，隔一天遺體就送到義守大學了。捐贈之後，林小姐才知道過程的細節，需要先冰凍、防腐大體一段時間，等到正式啟用，再加上學生學習後才能火化，整段過程時間拉得很長是當初沒有預料到的，不像以往短時間內辦完儀式、送去火化這樣有放下心的感覺，對家屬來說很煎熬。家人是否支持是大體捐贈的關鍵，例如老師的前妻就無法接受大體捐贈，認為父親的遺體若沒有妥善安置，會影響到家族中男丁的運勢。

林小姐一開始也在擔心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在網路上查了資料，了解到台灣並不是很多人在做，不過風氣慢慢地改善，並且在來到義守大學填寫捐贈各類事項文件的路上，看到了柯文哲推薦大體捐贈的看板，更加堅定自己當初的決定。「台灣的醫學生很可憐，缺乏大體資源可以供學習，如果有大體，幫助未來的學生學習，對病人也會更好。」林小姐肯定的說。

「因為他生前沒有做太多的事情，所以去做一位大體老師，彌補一下別人、彌補一下我也好。」林小姐時常對已故的父親這樣講「我一直跟他說，你先去修行一下，我讓你去修行一下，我相信你之後可以投胎去一個更好的地方。」

「真的去做這件事，是很難的，首先是遺體要能符合資格，還要有兄弟姊妹、妻子(或丈夫)、或兒女的同意，再加上輿論的壓力，可能鄰居覺得這樣是不適當的，最後是忍受一段時間，一直等到火化，整件事告一段落才能安定下來。」繼續問到林小姐自己對捐贈大體的意願，她說「一般的人會講說死之後自己的遺體還要讓人在那邊切切割割的，但是我覺得死了之後也不會有其他的感覺，捐贈大體反而能幫助到更多人。」